

戍边岁月

■徐贵祥

什么叫水乳交融,什么叫军民鱼水情。

有一个我特别不能忘记的人,那就是原下金厂区的妇联主任罗金秀阿姨。因为不适应雨季气候,1985年春节后我患了感冒,一病就是20多天,感冒和疟疾并发,身体非常虚弱。那段时间,罗主任经常酿制米酒,放在炉火上烧得滚烫,给我喝了发汗。雨雾笼罩的日子,我基本上不出门,就在罗主任的家里,和她爱人时老师等人在火塘边烤火聊天。我们聊得很多,人生、战争、日子、边境的情况等。从1985年6月部队归建开始,我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很多作品都是以那一年的生活为原型。我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征服》《大路朝天》《走出密林》《请跟我来》等,那些作品,大都是在罗主任家里那盆火塘前播下的种子。

2014年7月,在阔别3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文山。临行前,通过电话,我把同罗主任一家的交往告诉了时任文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边富斌同志。边副主任很快做了安排,等我们下了飞机,罗阿姨已经被接到了招待所。吃饭的时候,我喊着妈妈,给老人家夹菜。

那次回去,我还想寻找一个人。当年,我们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时候,交通和通信还十分落后,那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特别是在雨雾笼罩出困难的日子里,对于外界的消息更是望穿秋水。那时候,从麻栗坡县城到下金厂区的山路上,经常能看见一个身穿破旧邮递员制服的长者,佝偻着腰,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当地群众和官兵对他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冯大爹。冯大爹来的那一天,就是下金厂区军民的节日。老人家很少说话,在邮政所小屋里,看着战士们急切的表情和喜悦的眼神,擦着汗,一脸憨笑。我们侦察分队有几辆吉普车,常常往返于县城和驻地买菜购物,途中只要发现冯大爹的身影,司机就会主动停下车,几个战士会跳下去,跑到山路上,把冯大爹和他的担子接上车上。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题目记不清了,好像是在《子弟兵的亲人》。画面中突然出现一张熟悉的沧桑的脸,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冯大爹!县里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冯大爹的名字叫冯德聪,已在几年前去世了。我听了半晌不语,我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文山军分区安排我重返战地,并力所能及地帮我寻找当年并肩作战的地方同志。到下金厂区那天是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车子刚刚停稳,就见一个敦实的苗族汉子迎了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熊德安。老熊顾不上也舍不得把手中的香烟扔掉,顺势夹在耳朵根上,一把抱住了我的腰,我们一起笑出了热泪。吃饭时,老熊又给我讲了鹿子的故事,问我记得不记得。我说我当然记得,我不但记得这个故事,还记得发生在边境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还有长眠在那里的我的战友李军烈士。那条通向边境的标水岩羊肠小道,差不多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我们侦察兵的脚步。

有了第一次,就算开了个头。自从第一次重返文山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2014年11月,云南省文山州组织传承英雄精神活动,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作家被邀请参加。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史光柱、安子文、韦昌进、臧雷、胡国桥等英雄人物,能和这些同志相聚在老山脚下,我感到既光荣又亲切。行走在英雄的土地上,大家回忆起战斗往事,百感交集。

有一天晚上和朋友聊天,意外得知,文山州文学刊物《含笑花》当年曾经刊登过我的小说习作《远逝的岁月》,是一位姓万的编辑从当年的无数自然来稿中选发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这位我首次见面的万老师。想当年,我只是个部队基层的小干部、文学青年。万老师能从数不清的自然来稿中发现我的作品,并刊登在那一期《含笑花》的头条,让我很感动。要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上万字的小说。那天晚上,我和万老师虽然是初次谋面,但大有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一次旧地重游,还有一个意外的遭遇。在前往踩山坪看望老朋友熊德安的路上,路过云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站在一幢房子的门

外,远远地注视着我们,这一幕突然唤起我的一个记忆。当年戍边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巡逻到一个叫月亮塘的村落,那里实际上就是一户人家,国境线以那户人家的房屋后檐滴水为界。我们到了那户人家,里里外外察看,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女孩牵着耕牛,停步在门前大约50米处,微笑着看着我们。那时是午后,阳光灿烂,女孩的身上银光闪烁,她那双美丽的眸子也闪着羞涩好奇的光。那天,我让车子停下,走到那个妇女的身边,说起30年前的那次巡逻,打听月亮塘见到的那个女孩。那个妇女毫不迟疑地说,那就是我嘛。30年前我家就在月亮塘,每天在中国吃饭,到对面国家的土地上厕所。这番话就像密语一样,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当年。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女人的家,依然贫穷,更让我失落的是,她已不再是我们见过的那个美丽的而且在她的想象中越来越美丽的苗族少女了。离开之前,我让陪同的同志把我们的带去的很多物品留给了那位姓邓的妇女,留给了她失明的母亲和小孙女。车子启动之后,我回头张望,直到我们走了很远,那个妇女还在眺望,就像当年一样,就像雕像一样,看着视野里的远山,我在想,我的“房东”们至今生活还不富裕,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曾经沐浴过边境人民恩惠的军人,我是有责任的。

传承英雄精神活动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会议方要求我就文山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我欣然接受,并且言无不尽。在我眼中,文山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军事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我给文山的同志提了三条建议,主要是从加强当地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的。我由衷地希望,把未来的文山建成一座洋溢着少数民族风情的城市,把未来的老山建成一座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之山,把大山深处的村寨建成一处处白云深处的桃花源,少数民族人民快乐地生活其间。那天的发言,我觉得了很多很多。虽然有些建议不一定很快见效,但那些都是我的心里话,是一个老兵对于这片美丽沃土发展的理想和期待。

一草子的军装
您笑了
您深邃的目光
把我未来的路
拉得很很长

我无法预知 这路上
会经历多少沟坎
终将抵达哪个驿站
但已我坚定
把您走过的这条路
重走一遍
不管走得多么艰难
哪怕历经沧桑 必定
伸直脊梁 挺起胸膛
成为真正的勇士
那才是您生命的
延续与辉煌
那才是您最喜欢的模样

芬芳清冽与呼吸温柔波动
每一缕烽烟飘过
便祭奠了故乡的河流
绵绵不绝
我是一条河的朝圣者
想写一首歌
一首迷人的歌
让世界关注你
让信仰之火愈发明亮
将乡思寸寸
披上泪的衣裳
跃入天河,日夜流淌

再见的模样
■孙 鹏

当我穿上 您穿了

游历晋北大地,漫步大同古城,本为探幽寻古。却不承想,一头撞进了古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都”,进而发现,“改革”这个汉语词汇,竟亦是从斯地肇始。

大同,春秋之“代”地,北魏之都城,辽金之西京,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夜宿昭君出塞曾停驻弹唱的老店客栈,晓登绝壁飞梁危楼倚天的北魏悬空寺,远眺奇构凌云斗拱层叠的辽金木塔,两千年历史的气脉,似乎就在这一朝一夕的鼻息吐纳之中。

此大别致迥异处,在其文明的多元。从地理环境来说,大同可耕可牧,自古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豪放的草原风和深邃的中原风接洽成型,大同地区的社会文化胡汉杂糅、兼收并蓄,勇健与儒雅交织、彪悍与文雅并存,写下了中华文明史中色彩殊异的一页。

信步大同城下,几段残垣刻意裸露,墙体上霜风蚀刻的深沟浅隙,仿佛是历史肌理的褶洞。我于探寻中无意有了一个发现:中国历史上两次与衣服有关的著名改革,竟然都与这里有关。

一次,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在公元前307年。此前,赵国北略中山之地,“逐之代”,“代”即今大同之地。

一次,是北魏孝文帝禁胡服,时在公元493年。此时,北魏都城自平城南迁洛阳。平城亦大同。

时隔恰800年整,同一片土地,同为“革衣服之制”,两位君王作出截然相反

的决定:一位是汉族国君,力排众议褪汉服、易胡服;一位是北族国君,毅然决然禁胡服、易汉服。

历史巧合惊人。

不可不以为,衣制之改真的只是改服装这么简单。衣着服饰与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紧密相关,“易服色”是改朝换代的象征,和“改正朔”一道被视为关系国运的大事。实际上,正是由于赵武灵王改汉族传统服装为胡服,而胡人服饰多为动物毛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可见,以革服之变为表征的改革,其涵盖之广博、影响之深远。

“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故改用新”。大同历史上的这两次“变革”,也都是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胡服骑射,首先是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易胡服,将宽衣博带换成短衣窄袖,便于作战;习骑射,组建骑兵,学习弓箭等武器作战技能。胡服骑射,使赵国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在当时的列国中形成了巨大的军事优势。

孝文改制,更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革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听声音感觉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姐。她的语气显得很激动,一开口就说找我找得好辛苦。

我有疑惑,问她:“您找我有什么事?”

她问我记不记得一个名叫苏本桥的人。好熟悉的名字!我听了心头一亮。苏本桥是一位老红军,在我的《罗霄山之子——记率元林将军》一书中出现过13次。可惜,他已于80多年前牺牲了。

对方告诉我,她是苏本桥的侄女,正在收集整理伯父生前的经历和故事。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苏本桥,祖籍湖南,同幸元林、吴烈都是安源煤矿工人子弟,是发小,后来三人进厂当了工人,又是好战友。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一纵队到安源煤矿扩红招兵,三人一合计就当了红军,那一批参军的青年工人有一千多人。入伍后,三人都分在第一支队特务连。三人中苏本桥文化相对高一些,当了文书。由于战斗频繁,人员常有调动,三人后来就分开了。根据率元林生前回忆文章记载,苏本桥于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过了没有多久,苏大姐果真出现在我面前。她看上去有60多岁,精神饱满、性格开朗。

苏大姐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就离开了安源,几经搬迁,最后回到祖籍湖南定居。新中国成立伊始,爷爷苏月华四处打听当红军的儿子的下落,苦苦期盼了几年,既未等到人归,也未拿到烈士证。老人知道凶多吉少,哭瞎了双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样一来,寻找亲人下落的重担就落在她的父亲苏本石肩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本石先后与在新疆工作的率元林和在北京工作的吴烈取得了联系,得知自己的哥哥早已牺牲,他悲痛万分。可正在苏本石为哥哥申办烈士证的时候,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来了,苏本石本人也受到冲击,带着万般的无奈去世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大姐与率元林取得了联系,率元林在给她的信中寄托了对牺牲战友苏本桥的无限怀念之情。

2012年,苏大姐和丈夫收集伯父事迹时,在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书,见书中多次提到大伯苏本桥的名字,十分激动。根据书中的线索,他们去了原中央苏区的吉安、赣州、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寻找伯父战斗的足迹,以求证其牺牲时间、地点等细节,多地党史办、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均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接待。

由于时间久远,查找工作极为困难,每到一处都是满腔热情而去,失望而归。但是苏大姐不气馁,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她。我想她那份柔中带刚的坚毅和执着源自浓浓的血脉之情。

有一位资深的党史工作者根据苏大姐提供的资料推断,苏本桥牺牲前可能是团级干部,这个级别的干部在过湘江时牺牲者,都有记载。建议他们到广西全州去看看,也许能找到。于是苏大姐和丈夫又去了广西全州,参观了湘江战役纪念馆,向地方党史办的同志了解情况,依旧一无所获。

走访湘江战役旧址,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红军在此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损失数万之众,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地群众回忆湘江战役中“血染十里溪”的惨烈场面,悲痛地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

铭记于心的名字

■杨勤良

不吃湘江鱼。”

讲述着那悲壮的一幕幕,泪水从苏大姐的眼角不停地滑落。红军将士浴血沙场的壮烈场景仿佛也在我眼前铺展开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我深深动容。

率元林生前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他所写的《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片段回忆》一文,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一书中,明确说到苏本桥已为革命献出生命。吴烈生前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他在自己的《峥嵘岁月》回忆录里,也讲到他与苏本桥、率元林一起参军的经过。

率元林、吴烈两人经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伤痕累累,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是九死一生,侥幸活了下来,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授衔时,均被授予少将军衔。要是苏本桥还活着,那该多好呀。我不能假设,他会被授予什么军衔,但起码一家人战后能够团圆,对家人该是多大的慰藉啊。

我将自己在采访中所获得的涉及苏本桥有关情况都写了下来,并十分慎重地在出具的证明书上签名、盖章,希望能慰藉眼前这位老红军的后人。苏大姐说他们找吉安战斗的足迹,江西赣南的几个县找过,兴许还会有其他的收获。

有一刻,我很想对苏大姐说,这条路走得太艰辛了,实在找不到,就放弃吧。可是看到她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去伤害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淳朴的人多么需要阳光和温暖啊!

虽然寻访之路充满艰辛,但也伴随着希望和期待,苏大姐很快乐。她说将来自己不在了,女儿会接班继续寻找。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言说。我甚至有些悲伤,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我多么想再多给她一些帮助,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她,更对不起在我书里无数次出现过的红军战士苏本桥。

平静过后,我又在想类似这样的事何止她一家啊!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岁月阻隔,多少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却被历史的风烟淹没,至今默默无闻。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英雄。苏本桥的名字不仅深藏在苏月华、苏本石、苏大姐祖孙三代人的心中,也会继续在书本和人们的记忆中流传……

推动改革。

胡服骑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化的改革;孝文改制,则可谓古代中国最彻底的一次服饰习俗改革。两次衣制之改,表面看背道而驰,内里则精神同一:都是以改革为手段,最终指向实现增强国力、富强国家的目标。

两千年,弹指间。此后的中国大地,不断上演改革开放则兴、封闭僵化则衰的历史话剧。

今天,历史的坐标定位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就在本文构思之时,由大同东南向1200公里外的上海,一场盛况空前的展会刚刚落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彰显中国主动开放的诚意与担当。

“潮自东方起,客从海上来”,来自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逾40万中外客商云集,共襄盛举,求合作、共分享,何其壮观!何其鼎盛!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时空交错间,人类社会进步的逻辑隐现。面对新的时代之问,中国领导人的回答坚定而自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脚踏大同之地,心怀大同之梦。登临大同城东南角楼,遥想风烟两千里外那场万商云集的盛会,耳边回响起这样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易水寒

■牟春江

许我弯弓望月
许我熄灭烽火
许我用热血接一枚沉沉的落日
许我沙场醉卧

许我,轻轻拨开升沉流年里
聚首与离别
许我,听到另一个轮回里的燕赵笙歌
许我画出草庐,让炊烟袅袅树影婆娑

再见浏阳河

■杨清茨

是河,也是一首迷人的歌
不晓得
要触碰多少礁石后的痛
弯绕的磨难,黑暗是磨砺的前哨
两岸灯火是繁星在眨眼睛
河风是对镜梳妆的新嫁娘
将展展日月、世俗烟火悉数纳入妆奁
幸福是六月初夏的味道



传承(中国画)

赵 猛作

长 征

第 4416 期